

輿論

余宗范主編
★ 1960.1.12

2

第一卷 第二期

本期要目

半月簡評

蔣經國的鐵腕(貞) 不要偏枯公教人員(元) 看洩露機密案(貞)(2)
「傳奇式的人物」(山) 張羣訪日滿載而歸(元) 如何談勤儉(布)(2)

論壇

抗議濫捕學生 徐曉邨(3)
向左傾的限度看齊 余宗范(4)
從國共之爭展望中國的遠景 何德鶴(5)
東京審判日本戰犯的悲喜劇 孟憲章(7)
何時方了局(下) 呂克難(10)

青年呼聲

武昌一位師範生為師範學生呼籲(一) (12)
一羣北平師範學院學生的報導(二) (13)

通訊

香港各黨派的近況(香港通訊) 本社記者石壯猷(14)
馮玉祥死之謎(南京通訊)一 本社記者冷漁(14)
滿城蕭瑟話金風(南京通訊)二 本社記者小石(15)
陝西戰局近況(西安通訊) 本社記者卓耶(17)

文藝

詩鈔 徐訏(18)

輿論出版社出版



將經國的鐵腕

上海一冒險家的樂園，充滿了罪過、醜惡、撒謊及欺騙。有權有勢的豪門大富，行險僥倖的官僚政客，妖言惑眾的黨棍，把全上海的平民，打入了阿鼻地獄，而忍痛切齒接受他們的欺辱、壓迫、剝削與敲詐。他們是虎，吃人的猛虎，誰有勇氣和魄力，擊他們一拳，洩平民的憤，沒有，沒有！

自從經濟專員蔣經國蒞滬以後，上海這隻老虎震懼了。旬日以來蔣經國的鐵腕作風，無情地推行着經濟管制，聞知拘捕了幾隻老虎，市場震動，人心稱快，我們被壓迫被剝削的小民，對於蔣氏的不避強禦的精神，樂予鼓掌贊成！（貞）

不要偏枯公教人員

現在各地要求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呼聲，風起雲湧，我們除了表示贊同外，也要為他們鳴不平。平八體的辦法，相當表示滿意，唯對公教人員待遇以照顧四十元作基數項，曾問王財長，「四十元是否够生活？」王答「够了够了」，於是方案公佈，雷厲風行。實則王財長不正視現實，挖苦了公教人員。

王財長不願增加公教人員待遇，大約基於兩個因素：一是恐預算收入不平衡，增加財政部的困難；二是眼看財部職員如徐百濟陶啓明等生活極其優渥，四十份基數自然不够生活了。恰恰與這兩個因素相同，前者的結果，是減低了行政效率；後者的結果，是造成了因裝風氣。今天財務機關的罪過，誰說不是這些因素所造成？敢問：「誰格爾爾會說：『不合理的存在，今天公教人員待遇的不合理現象，是不應該存在的。希望政府繼續考慮，不要任命公教人員特別偏枯。』（元）」

看洩露機密案

「匿名之士」洩露股票案發生以後，監察委員唐鴻烈孫玉琳二人到上海調查，結果獲得線索。九月二日捕獲在滬與證券界提提的李國剛，和證券經紀杜維屏；同時下午財政部秘書處秘書陶啓明也被捕了。首都警察廳經過多日偵察，撲獲迷離的兩案，發現了明顯地。陶啓明採取投機牟利，已經證明為事實，而真正洩露機密的，還是起首銀行休業電報的財部主任鄭齊徐百濟；另外還有助於為虐的上海律師袁仰安，及中國石油公司南京辦事處總經理徐壯廉。上項一千人犯，除徐壯廉畏罪潛逃外，均分別拘捕，偵察完竣。李杜徐是公務員，不解南京，由上海地方法院公審。陶是公務員，洩露公秘秘密，構成特種刑事犯，現押首都特別刑事法庭公審。

本案截至此刻為止，已告一段落。「匿名之士」已露端倪的真實面目——財政部的閹任秘書、王雲五部長的私人、法律專家，平常主辦國家重要公務的幕僚。徐百濟陶啓明「匿名之士」以外，是否尚有重要的「匿名之士」在側或在後，尚不得而知。如果繼續偵察下去，能够有發現血的人，委實不多了。本案就此打住，且看特別刑庭和普通法院怎樣處決這干人犯？（貞）

「傳奇式的人物」

近來蔣經國氏據說成了上海「傳奇式的人物」。他的所作所為，無異的對上海的好都市發出了嚴厲的警告。

蔣經國氏在現政權中無疑的是精幹而富於革命制度的一員，但是在整個國勢趨向腐化，已經牽涉到制度翻過問題的今天，蔣氏在上海一隅以部份的改造來挽救危局，這似乎未免有過於奢望。除非蔣經國氏能把這打虎作風，帶到黨裏面去，帶到政府的內閣去，頂頂戴戴的站在四萬萬人的前頭來幹一番。要不然，我們相信惡勢力遲早會把他吞噬的。

我們拭目以看罷。

蔣經國並不奇，奇在這個社會，見不得一個真正的打虎的。（山）

張羣訪日滿載而歸

前任行政院長張羣，以「私人資格」於八月廿一日飛往日本，訪問麥克阿瑟元帥及日本朝野人士，於九月十三日返國。據聞此行印象甚佳，收穫良多，可說是滿載而歸了。

今日的日本，在麥帥的專斷管轄下，財閥未解散，戰犯未處決，軍國主義的影子逐漸出現，保守勢力又趨抬頭，全日本的勤勞人民仍陷水深火熱中，他們得不到土地耕種，他們的生活水準和國民所得是日趨下訪，所謂「民主主義」者不知從何說起？此番張氏之訪日，外間輿論頗繁，說商訂「中日日韓締約」者有之，說請兵武裝來華剿共者有之，說中日經濟合作者有之，老實說，這些揣測山事涉有一件是正經的，無一樁為人民所需要的，未知張氏此行所謂收穫良多者，是否指這些不正經的事而言？為釋羣疑，我們有權要求張先生公佈訪日的真象，讓公正的輿論來批評！（元）

如何談勤儉

為了配合「經濟戡亂」，中央委員若干人正起草「勤儉建國綱領」一種，不日即將公佈實施等因。勤儉本為人類安身立命的美德，值得倡導。如發揮成一種運動，像過度的新生活運動一樣，也值得要人海守，便以為考慮的必要了。

今日的社會生活，建築在不平等的基礎上，一方面是荒淫，浪費與剝削，一方面是貧窮、飢餓與空虛。貧窮餓的人衣穿，早已束緊了褲帶，降低了一己的健康。他們要衣穿、要飯吃、要居住，他們已經勤儉到夫婦同穿一條棉褲了。如果要他們再勤儉以建國，這話不知從何說起？

總之勤儉的推行，應該往上升，不應該往下落，更不應再壓榨這部份偉大的「建國綱領」，哭哭不得。（布）

論壇

抗議 濫捕學生

徐曉邨

生在今天的中國人民，真是遭遇了曠古未有的厄運；在高物價的威脅下，生活無保障，且整柴米油鹽醬醋茶，在反民主的恐怖中，生命無保障，隨時隨地有被捕失蹤的危險。申由先生解釋民生主義，說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繁榮的生命」，這在今天統治者的腦中，早已丟到九霄雲外了。

從人民的生活說，此次幣制改革，好像今後的物價可以穩定了，但實際上人民未來的收入，連同現在的，一起被政府七折八扣的剝削去了。例如公教人員與職工的薪水，要照政府規定折扣支給，要照前日的「八一九」計算，甚至政府的稅率，更要照前日的比率調整。換言之，政府剝削工商界，工商界又威脅了薪水階級。反過來說，薪水階級的收入比不上工商界，工商界又比不上政府。政府的收入要照前日比率調整，人民的收入只能照經濟崩潰期的標準，好像政府與人民，始終要站在反對的方向；究竟是政府反人民呢？還是人民反政府，祇有天曉得！

但統治者偏要說人民反政府，在平時人民的生命已經毫無保障了，爲要配合這次經濟改革方案，政府特地巧動的來一次大規模的全國性的搜捕學生運動，一方面是轉移人民的視線，誘發人民的錯覺；一方面也是嚇住他們所謂爲反政府的人民的觀感，當頭棒喝，使人民嚇若寒蟬。本來從經濟的觀點上看，生活無保障，必然也造成生命無保障的悲劇。但在政府搜捕學生的恐怖行動中，更造成生命無保障的現象，使人民無暇顧及生活無保障的痛苦，

這是人爲的欽定的恐怖，也是統治者絕妙的手法。究竟是經濟改革要緊呢？還是人權保障要緊，人民的意識模糊了。但在這個恐怖行動中，首遭不幸的，却是青年學生。而在全國視聽中經濟改革的時機，這種大規模的非法捕人的舉行，却爲人民忽視了。

我們看上月行政院公佈了禁止罷工罷課的命令以後，接濟全國各地大學搜捕學生，在這放縱的命網中，學生既無越規行動，又未請願罷課，爲什麼全國同時搜捕呢？顯然這是政府有計劃的預謀。現在被捕學生較多的，有北平、南京、天津、成都等地。上海方面，我們根據八月廿八日與卅一日的中報，及八月廿九日與九月六日的大公報，被捕傳的學生，計交通、復旦、光華、同濟、大夏、暨南、大同、聖約翰、上法、東吳、上海法商、震旦、滬江、新中國法商、上海機械等五個中等學校，及幼師專科、國立高職、上海師專等三個專科學校，還有紅十字會醫院，共計廿四個學校；據已發表的被捕學生人數達六六八人。拘傳人數在數百以上，幸在放假期中大部學生未在校中，致未遭毒手。特別庭拘傳的理由，說學生有「奸匪嫌疑」，「危害國家」。當復旦大學學生六名被捕時，「有數名並非拘票而爲傳票，章益校長認爲傳票不能拘人，可由校方派員會同到案應訊。但執行人員出示傳票上有隨票帶人字樣，乃被帶去。」（八月廿八日申報）拘票上所載罪名是「奸匪嫌疑」，傳票上寫的是「危害國家」。可是在政府眼中，「危害國家」即是「奸匪嫌疑」，「奸匪嫌疑」就是「奸匪」，既是「奸匪」

，就該拘該殺該殺了；所以特別庭極端了這個公式，傳票等於拘票，可以「隨票帶人」了。特別庭之所以爲「特」，道理就在其中；「特」者特別也，特殊也，超乎常人異於衆，而特別庭者，便是超乎憲法而存在，所以它能超乎憲法上規定的身體、居住、言論、講學、著作、信仰、通訊、集會結社及生存、財產等等的人民自由而可拘傳人民了。在實際上，特別庭的成立就是違憲的，妨礙司法獨立。不過我們不想在這裏研究特別庭本身的存在問題，反正它不過是統治者的劍子手而已。我們認爲在反民主憲政的招牌下，摧殘學生，製造恐怖，反民主反自由反憲政的最高統治者是無以辭其咎！同時今天的學校的主持人，却也做了統治者屠殺青年的幫兇，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奇恥大辱。而今天中國學生，如果不能團結抗爭，那將必先被絞殺於這幫兇者的手中了！

我們看這次大中學學生被捕，當推交大當局最爲努力了。據「該校代理校長王之卓向記者表示：政府依法（？）辦理，學校不能保護非法份子。如有抗命，學校不能予以保護。校方將出佈告令被捕傳而未獲之學生自行投案，否則勢將影響學校。校方已向當局保證該生等不在校內，如有潛行來校者，紛紛同學檢舉。一面囑名單以外之同學安分，勿自相驚擾。王代理校長希望當局以此次拘傳學生能不加刑，如罪證不足，校方將派員協助請求交保或開釋。」（八月廿八日申報）像這樣「赤膽忠心保皇家」的校長，在各大學中是不可多得的。他恐怕同學不檢舉，所以「交大校方於當局到校拘傳學生後，日復復由調導員會同庶務員等至各學生宿舍查察，

嚴禁非本校學生借住。」(八月卅一日申報)不論他是「赤胆忠心保學堂」，還是「窮兇極惡捧飯碗」，在一校之長與學生監護人的地位，於未能確定其學生為非法份子之前，即行卸卸保護之責，即所謂登載，將掃地以盡。可是今天國僑有這些窮兇，在進行救校救青年學生的工作；中國僑生，這那裏找得到一塊乾淨土呢？

同時，憲法第八條規定嫌疑犯之逮捕，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現在學生被捕半月，尚未有否審問？審問結果如何？可見現在的政府談法律，真是與虎謀皮，最愚蠢不過了。所以今天的中國學生，在爭取生存的要求下，只有迅速展開自救運動，因為今天的政府，是不會再救人民

向左傾的限度看齊

的了，他們在現實政治下，沒有民主的種量來多多哈聽反對意見，必然會重蹈獨裁或專制帝皇的覆轍。他們不會覺醒，真曉得把一切反對意見的人當作敵人，所以他們的敵人一天天增加，這是他們自己在製造敵人。如果說今天被捕的都是確確實實的奸匪，那麼這些奸匪到底那裏來的呢？人數又這樣多呢？如果政府為要防止他們去做奸匪，或防止奸匪利用他們，那末政府自己為什麼不可利用他們呢？如果政府不要求政治上的革新，只是把不同意見的人都列在奸匪之林，那裏終有一天，全國人民都為變成政府眼中的奸匪。固然，我們無法保證每個學生都是優秀青年，但也不敢苟同不公佈保證而濫行逮捕。我們為人權為正義為自由，要提出抗議：

- 一、政府一切違憲違法的行為，就是「違反人權」，「製造奸匪」，「危害國民」的罪行。
- 二、被抽學生應即開釋，如有確實罪證者，亦應公佈其罪證。
- 三、犯罪學生之訊問，應另行組織真正之人民團體代表共同參加，以免無辜陷害青年。
- 四、非法成立之特別庭，應即撤銷，確實履行國父「五權分立」，司法獨立之遺教。
- 五、反教育反自由的教務校長，現被殺青年學生之幫兇，應即撤換。
- 六、團結全國學生，展開抗暴求生的人民自救運動。

余宗範

當社會的運轉受到挫折而要求打破與趨向變革的時候，我們會發覺特別在青年輩中間形成一種革命的風氣，這種風氣，正足以象徵舊時代的潰人厭惡與新時代的接近誕生。目前國內「左傾」的風氣，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我們願意在這裏特別提到「左傾」的看法。

「左傾」這裏的本質，正如我們上面所說，是趨向於進步與革命的，值得我們加以頌揚；然而我們必須指出：適度的與盲目的左傾，是不切實際與不講效率者所最易沾染上的時病，依照列寧的看法與說法，真正是最高於小資產階級性的，也就是最要不得的。(註一)如果個人，則其孤傲與不妥協的態度，偏是在有時引起旁人一些輕微的反感，其為害尚不大；如果是一個有組織的黨或團體，則問題便不一樣。牠將因而受到不必要的阻力，因而延緩，甚至於阻礙革命。

試一考查「左傾」二字的意義。左是指右而言的，同是歐洲議會政治中的習用語，用以表示保守與急進的兩種態度。我們現在一班所稱的左傾或右傾，正是這一意義之延伸，用以說明趨向變革或趨向保守。所以當一個政功能象徵進步而獲得人民的熱愛與擁護的時候，左傾運動，不僅沒有意義，而且也絕不可能演變成一種社會的風氣。相反的時候，如果我們的政府，是一個業已失盡民心的政府，那末左傾的勢力，必然會抬頭，無論使用任何方法去鎮壓，都不足以阻止這一濼濼滋長的社會風氣。所以政府只方面講，除非來一個自發性的變遷與進步，決不能救拾棄已潰散的人心；就人民方面看，除非是暴動與

麻木的人種，決不可能而對着一個腐敗的統治而不左傾。

我們這裏所謂「左傾」，很明顯的是指要求打破現狀和要求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的意思。但是我們應該用什麼方法以及怎樣的步驟去打破現狀呢？我們所要求建立的，一種如社會秩序與否如何？在一個普通的人民對這些問題不加考慮，還不打緊；而在領導思想的輿論機構以及權威人物，也對諱莫如深，隨着時勢的風向，盲目的左傾，不計較目前左傾而向所能殺致無比的損失，不顧慮革命運動所加於人民的長期的與不堪忍受的痛苦；也不考慮經過倍大的慘重犧牲與苦鬥而或者可能建立起來的新政權，是否能合於大眾的意願而一無保留？凡此種種，我們認為當於領導時代前進的先知者，應該有勇氣正視現實，大膽的向人民負起責任來！我們毫不猶豫的站在左的一邊，但是這不等於說我們毫無保留。

托拉斯基 Trotsky 勢之斯太林等，還不等於說在俄國的社會條件下，不能證明在英國的環境中共產黨比工黨合適。(註二)當兩個勢力同屬於新生的社會力量的時候，我們不能適用上述對於左傾的價值看法，以左右來定是非。因此我們估計適度的左傾路線，應該最能適應人類歷史與文化發展的革命路線。(註三)：能適合人民所望的革命路線；不違反大眾利益和威脅羣衆生存的革命路線，同時不致於過份削弱未來社會經濟建設的革命路線；儘可能擴大與無限制的領域，並不得已才出於武力之一舉。我們中國古書上說：「攻心

爲上」，又說：「兵者利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這種悲天憫人的襟懷，是每個真誠的革命者所應當共同具有的，也是每一個左傾朋友所應當時時警誦的。

在本刊上期，我曾寫過一篇論文，「展開革命與革命的競賽」，其中指出：「雖在我們中國人前面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第三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另一條則是中國自發的社會主義路線，亦即民生主義的路線。我們對於後一路線的看法與想法，在本刊發刊詞上面說得相當明白，不打算在這裏重述；我們這裏所要指出的，即是由於這一路線而建立起來的新政權，主義者和宗教式的哲學分崩。他應該建立在人類理性的基礎之上，除非是反社會主義者任何人都沒有充分發揮其理性的自由而不受任何的約束。這也是站在我們左傾的立場者所必需堅持的一點。孟子有句話：『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這種道德要求的精神是人類歷史所賴以開展與發揚的大前提。無論在什麼社會

(註一) 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者，實際上無產階級性替我們所謂連性，凡一切合於無產階級性的，都是合理的。因此，共產主義之最後以及最頑強的敵人，就是小資產階級性。所以列寧在他著作的左傾幼稚病 La Maladie Infantile 一書中抨擊「左派共產主義者」特別強調指明他的一小資產階級性。這在初學的意思，是說「最不合理的一和」最要不得的。列寧估計英國工人能用和平手段最近發展而交有嚴肅的無產階級，具有比較高度的文化水平。(四)組織得極完善的英國資本家，有以妥協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的長期習慣。在這裏我們看出這位天才的革命策路家，怎樣客觀的單觀現實而沒有被死板的公式所縛住。(參看列寧：左傾幼稚病)

(註三) 自然我們本國的歷史與文化，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項。

從國共之爭展望中國的遠景

何德鶴

對日抗戰勝利之後，接踵便是國共兩黨的交爭。在四方烽火之中，到處都是一片殺伐之聲，弄得人民顛沛流離，飢寒交迫；每一個人的心中，都在期望和平，而和平則遙遙無期。

國共兩黨皆有其悠久的歷史與雄厚的兵力，並且各有其國際的援助。從民國六年國共分裂之日起，二十年來，兩黨始終在一個戰爭狀態之下互相對峙。西安事變之前，從兵力上說，國民黨處於優勢而中共處於劣勢；七七事變之後，在統一抗日的旗幟之下，中共的勢力擴張了；抗戰結束之後，中共勢力突飛猛進，一日千里。今日之中國，國共兩黨，大有勢均力敵平分秋色之勢。在目前情形之下，誰也消滅不了誰。

直接遭受戰爭痛苦的，不是以政治爲職業的少數人，而是全國善良的人民；不是靠富生活的知識份子，而是最大多數的農工。深夜有人扣門被拉去做壯丁的是老百姓；用人海戰術去衝鋒而死於非命的是老百姓；大軍過境之後，城郭爲墟，其死於飢寒疫病的，還是老百姓。老百姓生前死後，不知道爲何而戰

會形式之下，我們都不許可予以否定。其次，我們還有一點需要補充指出，我們現今所從事的革命是解放中國人自己的革命，總代把中國本身放在第一位。如果中國革命的完成能對世界人類之全部解放有所裨益，這是極合理而且也值得我們欣慰的事。但是決不該站在世界革命的觀點上，甚至於不惜首先犧牲中國，僅僅是爲着維護一個更遠的夢想。如果這不是我們的把愛與猜測之的託詞，如果在左傾的羣衆中，真有這種樣的一種前進意識的話，那末我們應該毫不吝嗇的予以糾正。

我們上面所講的，當然還不過是一些籠統的大原則，但是我們深信具有良知與理性的最上層階級中國人，都會同情我們這些最基本的想法，也是每個左傾者所必需遵守的一些限度。爲了保證我們這一理想時時付諸實現，我們呼籲一切同情我們的人士，向左傾的限度看齊而緊急集合起來！破除一切宗派的小團體的傳統惡習，爲了真理，爲了中國，在這時候，我們應該準備有所主張，有所作爲！

爲誰而死；他們把一切的災難，都歸之於天命。是，究竟爲什麼而戰呢？爲主義而戰嗎？未必盡然。蘇聯革命迄今近三十年，一直在擴張它的國權，不管它的解釋如何，我們始終沒有看出它放棄民族主義的跡象。以青島民主政治，共產黨一向以民主爲號召，而國民黨始終以民族主義爲三大主義之一，二者無甚差別。再言平均財富與土地公有，都是雙方所共有的目的。如果一定要尋出其相異之處，最多也只在急進與緩進之不同而已。其實，中共最近所擬訂的土地政策，並不急進，可見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之區別，僅在青生們註釋上之不同；不在本質之迥異。中山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是不容他人曲解的。至於共產黨的理想是「工人無祖國」的國際主義，與中山先生的大同主義的理想，是名異而實似，殊途而歸同。

中共指摘國民黨爲獨裁，但中共對於他們領袖的崇拜與上級幹部命令之服從，也是絕對的。國民黨指摘中共爲叛亂，試問兩個擁有兵權的政黨，又有何法使他不分裂？

我們認為政治的體制是一回事，而人治的法則又是一回事。許多制度，在新的國家裏行得很好，到了中國就變了質，而且變得極糟。我們自清末康梁變法起，一變而為辛亥革命，再變而為國民革命軍北伐，現在是變為三變而要推翻國民政府了。政治制度一變再變，過去的沒有變好，未來的亦未可樂觀。要見制度固然重要，而人治也不容忽視，如果人治沒有弄好，任何好的制度也要落空。站在黨的偏見上，互相攻擊，各執一辭，此為人情之常；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如果人治的法則沒有上軌道，僅僅改朝換制，還是無補於實際的。

人治的法則，是指什麼呢？是指「選賢與能」；是指法律的尊嚴不許任何人之破壞；也是指輿論與民意，嚴厲督促政府的措施。至於風氣的轉移與道德的重建，更是與人治的法則，息息相關的。

兩年前，從重慶談到南京的政治協商，曾經給人民一線希望；那時所提出的「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的兩個口號，一直被我們認為是正確的。當時的內外人士，多方奔走，而始終成為一場春夢。其失敗的原因：固由於雙方沒有誠意，而雙方迷信武力可以解決一切，是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和談決裂之初，尙有人呼籲和平；及後共軍在華北佔優勢，而國民政府裁亂令下，再沒有人喊「團結」，「統一」，與「和平」了。

內戰仍舊這樣繼續着，人民一天窮困一天。在中共方面，採取長期鬥爭的方式，意在使國民政府經濟加速的崩潰，物價愈上漲，革命愈有辦法；窮人愈增加，革命陣線上的戰士愈可加多，成功的希望也愈大。在國民黨方面呢，最近在軍事上採用總動員戰術。在政治上要實行蔣士復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經濟上，自本年八月二十日起，改用新幣制。一句話，把中共動員民衆的政策與戰術，引為己用。華北的傅作嘯與山西的閻錫山，他們的作風都是聰明的例子。在黨務上，一部份人提倡革新運動，另一部份人企望美援數量的增加。

這些人把國民黨與中國的命運，寄託在美援之上，這是絕大的錯誤。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靠外援而生存的。民族的復興與羣衆的自尊心與自信心，尤有賴於內政的修明與保障人民的生活。至於國民黨的革新運動，是否可以成功，還有待於今後事實的證明，目前尙不容樂觀。另有一些人認為國民政府崩潰之期不遠，因為人民生活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我也不作如是看法。國民黨雖已腐敗，但其黨員之中尙有明容可貴之士，如果他們能作其本來應行的革命，尙未至不可為之時。再說，善良的中國百姓，生活極其極大，儘管有些地方在作戰，只要另有此地方沒有直接遭受天災人禍，他們還是會在傳統的堅苦之中，工作與生活下去的。人民並沒有什麼黨派上的成見，只要政府與地主不過份地去壓榨他們，讓他們生活下去，他們便活下去了。這種不要求政府的政府，如果是

在別的近代國家，早已崩潰了，幸而遇到這樣可愛的人民，政府如略有作為，仍然可以站得住的。西洋人說中國是一個神秘的國家，未始無理。進一步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厭惡戰爭的，誰願意離鄉背井，掘下了土地耕莊，從事於殺人流血之事？所以只要人民生活能安定下去，只要國民黨能把民生主義拿去兌現，中共的革命未必能一蹴而成。

國共兩黨目下既沒有統一中國的可能，然而中國的現景是怎樣呢？

第一派人認為國共之爭，目前無法停止，中國人不能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只有等待國際風雲的轉變。如果美蘇兩大集團發生了戰爭，美國集團勝利了，國民黨可以統一中國；反過來說，如果蘇聯集團勝利了，中共可以統一中國；中國的和平，依國際大勢而轉移。

這種看法未必正確；在轉移國際風雲之時，中國人未必能來替我們立憲行政，控制我們所有的政黨；別人也未必派遣大軍參加我們的內戰。所以美蘇之戰，未必能安定中國。況日美蘇猶在冷戰之中，戰爭未必一觸即發，這個等待，仍是遙遙無期的。

第二派人主張重開政治協商之路，定出兩種辦法：一種辦法，把中國劃為南北兩朝，以長江為界，南歸國民政府，北歸中共；各守疆域，互不相侵。把一個國家，切成兩塊。另一種辦法，是調重軍，組織聯合政府，容納各派參加。軍隊的看法，又祇限於理論。假定南北朝是劃成了，誰能保證互不相侵？況日中國國共兩黨之爭，不是民族之爭，也不是宗教之爭，豈能來一個阿翁分治或者印回分治？憑什麼觀點，要把中國劃分為二？以言聯合政府，首先要軍隊國家化，試問誰可以代表整個國家？兩黨的軍隊，交給誰去執掌？第一次政協失敗的教訓，猶在記憶之中，今天一切照舊，何能再走失敗的老路？

八月二十日大公報的記載香港訊：李濟琛蔡廷鍇等所組織的「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提出了四項原則，作為新協構成的內容。其中第一第四兩條，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條——用革命鬥爭方式（即武裝鬥爭），澈底摧毀現政權，成立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

「第四條——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以各階層人民利益互相協調為前提，而不以黨派利益立項為前提。」

從上列第一點看來：香港方面要舉行新協，不但以現在的國民政府為對象，而且意在用武力摧毀現政府。換句話說，他們的聯合政府是以中共為主幹而排斥國民政府的。再研究第四條的內容，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的原則亦與中共不符，前者主張各階級的協調，後者則主張無階級權的建立。據說香港的政協目前最擱淺了，不知道是否擱淺的原因之一？

我們認為中共如果現在進行和談，勢必以南京的國民政府為對象，否則與事無補。我也認為在中共的軍事沒有達到絕對優勢之前，也不會主張和談的。在國民黨方面，七月下旬曾有和議的諒解和談，但是七月二十九日新內閣一「明辨是非共赴國難」的文告，把諒解揭穿了。

新政協既不能在目前誕生，讓我們來展望今後事實發展的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是戰爭再打下去。混亂的繼續下去，革命的也照常革命。誰能爭取人心，誰便是中國的統治者；誰對軍事政治有辦法，誰便是中國的主人。這就是看國共兩黨工作的競賽了。老百姓只要在自由空氣中活下去就夠了，黨派與主義，對他們是並無足輕重的。

第二個可能性是雙方的戰事，就這樣在膠着狀況之下凝固起來。今天你克復一個城市，明天我佔領一個據點；今天你消滅我一個軍團，明天我擊潰你兩個縱隊；打了又停，停了再打；直至雙方武力盡無可再戰的時候，由雙方和平份子與第三派人物出來奔走和平，聯合政府到那時也許會再誕生出來。

歷史的發展，有一定的程序，是不能越軌而過的。今天認為不可能的事，將來纔有可能；今天是一「戰難和亦不易」，將來是「久戰自斃言和」；我們還需要等待一個時期。

東京審判日本戰犯的悲喜劇

五 憲 章

(一) 人生有時盡法庭無限長

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廿九日成立。檢査團於四月廿九日向法庭提出對日本甲級戰犯二十八名的公訴。從同年五月三日開庭起，迄今今年四月十六日休庭止，歷時將及兩年。計開庭八百一十八次，傳訊證人約二千，其親自到庭作證者達四百五十二人，連記事錄達五萬餘頁，耗費約美金二千萬元。誠如雪梨太陽報所說，浪費了無數的時間，人力與金錢。

從休庭之日起，有圖方面被初估計，檢査官任務，連同證人，告一段落後，十一國法官便舉行討論會議，衡査檢査官和被告雙方都提證據，決定戰犯刑度，擬擬判決書，計休庭六週，即可宣判。不久又透露，由於法官十一人對於審判中基本問題的意見分歧，或將延長至十週。接著又推測到七月、八月，可以宣判。現在已延九月，而宣判消息，仍如石沉大海。以視審判德國戰犯：紐倫堡法庭，費時不及一年，東京裁判消息，(日人語)其可說的是進步了。無怪東京方面，常以一「漫漫長夜」，形容此「人生有時盡，法庭無限長」的國際法庭。而我國參與審判之梅汝璈法官，亦慨嘆東京審判，已失掉政治意義，僅具有法律與歷史上的價值。

(二) 戰犯皆大歡喜

作為處置戰後日本問題大憲章的波茨坦宣言第十條規定：「對於包括屠殺俘虜者在內之一切戰爭犯罪者，必須加以嚴厲的處罰」。而駐日盟軍總部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頒佈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條例亦規定：「凡日本主要戰犯，有下列犯罪之一者——即(一)破壞和平罪，(二)違反戰爭法規及慣例罪，(三)違反人道罪——均交本法庭審理，判以應得的罪刑。一至三罪的輕重之分，審判條例復有如下規定：(一)兩種罪名的直接下手者為丙級，其直接責任者為乙級，包括(二)種罪在內的最高責任者為甲級。上述甲乙丙三級日本戰犯，有如審

今天的局勢，使每一個人都感覺到苦悶與消極，然而這對於事實有何裨益呢？我們還是生活下去的！因此我們還得在觀察研究之後，有所抉擇。我們應當有主張，但不應有成見；要冷靜的去明辨是非，但不要在感情衝動的衝動。我們要跳出現實黨派的圈外，展望中國的前程。對在大多數人的立場上，挽救中國的危機。

悲劇雖有閉幕之日，戰爭也有結束一天，中國繁榮而美麗的遠景，全靠人民自己去創造！

判條例所說，都是主要戰犯，均應予以嚴厲的處罰。不料作為日本官僚機構的首長，陸海軍大元帥，神道教教主，曾主持一策劃戰爭的重要會議，頒發宣戰詔書，並鼓動士兵作戰的日本天字第一號的戰犯天皇裕仁，甚至大坂某日報，東京政治新聞，與讀賣新聞載東京大學法律教授廣田喜三郎論文，均公開指其應負戰爭責任，而施以懲處。但美國為了維持日本傳統秩序，協助日本革命，竟把他保留起來。檢査長季南，甚至稱譽他對新日本的發展，甚為有用。至於曾經起訴的二十八名甲級戰犯，如首相東條英機，小磯昭昭，平沼騏一郎，陸相荒木貞夫，南次郎，板垣征四郎，海相島田繁太郎，外相廣田宏毅，重光葵，東鄉茂德，松岡洋石，海軍軍令部長永野靖史，陸軍總務長土肥原賢二，陸軍次官坂垣征四郎，畑俊六，總參謀長梅津美治郎，陸軍大臣寺內壽一，皇軍對直軍，駐臺北白島級夫，法西斯領袖橋本欣五郎，大川周明等，均是赫赫有名的陰謀計劃並負主持侵略戰之重要戰犯。乃迄今審判已逾兩年，竟一個也未辦。而松岡、永野、業已老死，大川因神經病免訴，餘僅二十五人。而梅津、白島、又因病入醫院，平沼且達八十二高齡，倘再遲不宜判，恐將逐漸消滅了。

盟盟總法律祖公布，日本戰罪嫌疑犯，多達萬人。但甲級重要戰犯外，其餘均列為乙丙級，故法律上過去兩年來雖曾處理戰犯案二七六件，判處死刑一七四人，但均非重要人物。至從一九四五年九月起，迭次拘捕之重要戰犯約六百人中，去年春，曾釋放重要經濟戰犯三井總管，日本銀行總裁池田成彬，軍需相藤原銀次郎等多名。八月廿日，又釋放神戶重工業開發會社總裁田川義介，聯合艦隊司令官小林躰造，大軍大將真崎甚三郎，陸軍中將蔣芳武夫等十五人。九月一日，又將原被拘禁家中的飛機大王，陸軍中島知久平，日本新聞協會會長德富蘇一，政友會總裁久原房之助等八人所禁。他們得到釋放書後，甚至展感是夢。今年二月十六日，美政府又接受李南因無審判時間

和約一成立，戰犯便將全被赦免。至於原在進行審判的戰犯，當當然不能因為和約的成立而加以赦免。

日本投降，已逾三年，審判戰犯工作，如此敷衍拖延，實無形中予新戰犯

以鼓勵。而且在日本風起雲湧之法西斯團體，其中心工作，全放在挑撥美蘇戰爭，以便乘機向大陸進出上，已經有無數的候補戰犯了。為了懲前毖後，為了發一警百，我們應堅決主張予日本大小戰犯以應受的懲罰。

何時方了局？ (下)

——為內戰長期化窮原——

呂克難

(三)

在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已逐漸接近握住四萬萬人生死之符的魔鬼的觸角。中國內戰的長期化，由英法德諸國所顯示的歷史規律裏，總該看出了端倪。

照庸俗的史家說，中國自春秋王官之墜下，移民開的那個時代起，貴族即沒落了。陳勝、吳廣、劉邦、項羽是平民革命的開始。假如這觀念有一分正確，今日中國社會決不會仍是二千年前的老面目，本文無暇作深入的批評。我只要指出，中國歷史上，本無戰戰兢兢，為民憂勞，表面上容有平民的氣息，骨子裏則從未超越過種姓貴族的特質。由暴動中發跡的英雄，雖來自民間，但當其一旦出人頭地，即告神化。成功者勿論，創業的帝皇一向被目為「真命天子」。

幾到那還傳下創新白蛇的神話。歷史中比較著名的幾位人物，如楊妃黃巾之亂的張角，自稱「大賢良師」，他造反，目的不在謀立一種制度，正如劉邦所謂「大丈夫當如此也」。項羽所謂「彼可取而代之也」。並非單純地在反抗專制而熱中於榮華富貴一樣，其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所反映的不外天命廣於某人而已。明末的李自成，其神聖色彩也極濃厚，明史流賊列傳載他出生時，其父夢於華山，夢語告曰：「一以破軍星登若子。」及長為亂，卜者獻讖云：「十八子，主帥器」。他在官軍圍於山西廣山中的那年（一六三九年），無次二翻柵不出，人馬俱散，

幾乎要上吊，但總歸入了當皇帝的念頭。由於是與最驍勇的頭目劉宗敏步入叢淵，暫然嘆道：「一人言我當為天子，盡卜之，不吉，斷我頭以降」，居然三卜三吉，竟使劉宗敏殺其兩妻，發誓「吾死從死矣」！衝出了重圍。太平天國的洪秀全，自稱「天爵」，以為授自神父天兄。此外稱位最賤的東王楊秀清，尤善於玩弄神道的把戲。他常常調察陰私，托言天父下凡，附入其身，突舉當靈，用以鞏固軍心。唯其如此，歷史中，每一次以平民作賭注的戰爭，不旋踵莫不流入打天下的結局。農民的反骨，僅作了過渡到皇朝的跳板。這是說，中國歷史中的內戰，沒有一種社會性的目的，可以當作標槍灼號否，使人民清醒過來。

自然，將問題深入考察，便不能不歸結到皇朝收買七子下學術文化的倒退；董仲舒的一天人相與一論，論斷了天文學的發達，自然現象被主觀地服役於社會倫理的教條之下，天道觀念深入民心。當皇帝於可以不管人民的死活，但一逢一災異示警，便慌了手脚，立刻下詔罪己。中國雖無宗教，但儒家的名教，同樣不能容納「異端」，以致吾人李卓一般懷疑思想家，受盡折磨，終至不能自由表露思想而坎坷一生。因此在中國，人格尊嚴為君主專制家長獨斷所推毀，社會意識為忠君觀念黨門世所阻隔，最後則使理喪失其存在的地位。由於於地理上的若干限制，乃使作為溝通人民之間感情的社會意識，處處斷流，竟不能跨出封鎖性的地域藩籬之外。

地域意識既凌駕社會意識，遂使歷史上超越地域性的社會改革，不論其為政治的，戰爭的，莫不陷於地域主義的泥淖中。王莽，王安石的失敗即為最好的兩例。前者因多數農民不明土地改革的社會性而失敗；後者則因得不到北方人民特別是士大夫的合作，一無成。蓋在近代的内河航行與鐵路交通未成之前，戰爭流動的激烈，縱然再快，決不能同時將一種社會制度推行於全國；人民的感情既有賴於工具之運轉與連結，則可以想得到的，在廣大的無線電網、報紙、印刷品：未興起前，偌大的中國，就不能有一種理想可以浸假傳佈及於全部角落。何況，在不能克服地域意識超過社會意識的困難中，又崛起另一種可怖的勢力，鞏固人們鞏固地域主義的堤防。這便是我所要提出的游民集團。這一集團氣質上同於流氓無產階級。在中國，游民集團的勢力是那樣的不可輕侮，由於人地比率的失調，歷代以來游離於土地生齒圈外的貧困漂泊者流，每為皇朝安全所繫的廢紙。詳細論究其演變過程作者另有專文。請參看（七月十一—十三日大公報）論「逼上梁山」。本文祇許指出：這個集團的作用，充溢了社會意識，強化了地域意識。我們不妨一查農民暴動中幾個著名人物的底細，王仙芝與黃巢是取私鹽的。他們一開始即想攪個一官半職，享受榮華富貴。黃巢與王仙芝，皆會同謀降唐，因唐廷賜官度，唐不寬假，又求安南都護，仍然非可。實果因

他個犯野望，大兵救地長安，變斬皇親國戚。當其升天極殿，宮女數千迎拜，高呼「黃王」，乃不禁洋洋得意道：「殆天意歟！」「天意」一該狂死多數農民的生命啊！明末亂首之一的高郵許，（李自成之舅）一名馬賊，李開則「門無高郵，數犯法」，張獻忠亦是一個「犯法常斬」的流兵，如元璋乃一浪蕩和尚，劉邦則是典型的流氓。數輩這批人的家世，盡屬「無恆業者無恆心」的游民集團中人物。以這批人來說自一種戰爭，則除了天荒飢饉因饑時會興起一陣暴動之外，以搶劫為生解決肚子問題外，我們能期望其提出一種社會改革的要求麼？不幸，中國每一次改朝換代的交差，都由這批人出頭領導，每一次專制政治重壓的推翻，都由這批人造成災害為誘因。（災害之成為不可挽救而激變為人民直接行動，正是專制政治流毒所致。因其不注重人民生計先為預防也。）前者使人民輕視運動所代表的意義，後者則把運動的目標攪迷糊了。抑且，由於游民集團氣質上必然發生的惡行，轉使人們驚恐危懼。如「暴徒子浩，家七千，為盜江東的秦宗權，「所至屠老弱，焚屋廬，城府窮為刑案。……兵出未始轉輾，指鄉聚曰：或其人可飽吾歎。官軍追躡，獲強口數十車。（同上）歷史上的「洗城」，以及張獻忠的「七殺郡」，其殘暴不仁，集之為一部史冊，讀之真可使人失胆喪魂。游民集團這一手做法，無疑助長了地域主義的發展。

原來，中國社會在承平時地域觀念即為多數人民的中心信仰；這種信仰因地風土習俗人情氣質的互異而加甚。上海人稱杭州人為「杭快頭」，以及一般人所謂的「江北佬」，還有江南人稱北方部隊的弟兄為「北佬兒」，而北方自己則對之親切地呼地「老梅」。這里來來雜雜都認北佬的地域主義的領事館，費用來保護同鄉人的。這種地域間的

格，平時既已存在，一旦戰事勃發，勢必變本加厲。來自游民集團中的武夫不必說，殺人放火，肆無忌憚，即品性本屬良善的羣衆，身入大動亂中，平時潛藏着的地域偏見，亦必衝動而出。於是復可能地，一種以全社會為幸福目標的戰爭，因部份羣衆的搗亂，輕易地被企圖為地域之利害的鬥爭。獨霸一方的實力階級及保守的地主，有理由高呼：「起來呀！他們殺到我們這邊來了！」就這樣，在大改革的社會鬥爭中，武裝的地域集團忽然崛起。以空間而言，江南北北，上游下游，東南西北是其分界；就時間言，不論暴動如何迅速普遍，畢竟由一地發難而蔓延開來。在此過程中，每足為地域主義集團留下準備的範圍。於是我們看到每一次改革的大潮流，彷彿席捲全國，却不能浸透地域主義而融合之。太平天國的進步勢力！就其社會改革的動向而言！不受阻於清室的專制勢力，反被毀於會黨、左宗棠、李鴻章所領導的地域勢力的聯合陣線之下。而在今日，當中央軍節節失利的同時，西北與華北却正憑藉一二領導人物作風的特別，獨濫共產主義的狂瀾。

這是說，社會意識與地域意識又面臨決鬥階段了。本質上同是農民，為什麼可以在這個地域為光輝的理想而戰鬥，而在另一個地域為維護一種特權而服役。我是需待於革命的，但我却不能滿足革命派感情上的要求附和說：「這一區域的人民覺醒了」。請勿輕信我的冷語，我的理智相信：無論是一解放」的或未解放的，今日的中國農民，就其逆來順受的神祕性，一身而兼有的「中國」與「徵丁」的兩重「義務」觀之，依然不是一個「白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因為他們一面是「被解放的」，一面是「被壓迫的，解放也能，壓迫也罷，其為「被」則一。總之，他們也許接近「自覺」的邊

緣，却尚未真正自覺。戰是之故，在內戰中：表演傑出的英雄，掛上勳章的勇士，面目雖異，而根底則可以來自同一階級——農民。內戰全部是他們的膏血，而他們卻從無發覺權，抑且根本沒有起來說話的意願。因此「和平」之聲雖從每個角落發出，却像夜闌人靜中斷斷的更鼓，並不能震醒多數人民的沉迷於噩夢之中。

現在的問題很明白了。如我在前節所指出，解決內戰最有力的武器，是訴於人民對於一種社會制度優劣的抉擇，是理性、智慧、精神。而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境況，因專制主義的惡果，文化進展遲滯，科學利用證乎其後；更由於土地問題產生的游民集團勢力的膨大，使地域主義的根深入底層而不可拔；農民在沉睡中，工商者自顧不暇，智識份子雖屬清醒可是軟弱，這一切，使人類最足以驕傲的體質力量，退至了無輕重的地位。理想的價值為人類所親，為一種社會制度而戰的精神隱匿而不可見。於是全副武器，人力，技術的配置來決定一切。當一方發揮了組織的力量，另一方即以「組織抵組織」來對抗，所謂「以毒攻毒」。明明是一場社會制度鬥爭，現在彷彿是人才技術的比賽！以中國之大，別說地地的得失，拉鋸戰的慘象人民受不了，就是一面倒吧，如果人民不自覺奮起，則從佳木斯行至海南島，怕亦非一年半載不可。何況事實上今日已有從那方學會了組織技術藉地域主義的支持而崛起的武力集團存在。

內戰長期化，在這種情勢下，真是註定了！照我看，偉大的浩劫，眼前還是開始。多數人也許感覺受不了，然而從歷史推論，由一個人中心勢力的倒下至建樹另一個又必勢力的過程中，還得做一番破壞兼建設的工作。那又是一個長期化之局。

這真是中國人民悲哀！中國人民如不覺醒，認清這種可怕的趨向，一致為爭取全國的和平而團結起來，恐怕永不能逃出這歷史循環的魔掌！

一羣北平師範學院學生的報導

(二)

北平是文化故都，她有精良的學術氛圍，雖然抗戰時曾遭日本軍閥八年的蹂躪，可是勝利以來許多名教授又陸續南遷，北大復員了。北平仍是讀書的好地方，現在，四郊多壘，北平城不是仍然絃歌不輟嗎！

北平學生一處驟然增加，這就說明了東北西北的抗戰在激盪，北平雖然像是一處東南海軍在華北方面的一隻飄飄後邊若有若無的航空母艦，有著不十分穩定的命運，却是某種條件下東北，西北的大後方呢。

當長，潘吃緊時東北學生便陸續乘飛機或步行到了北平，他們經過了遼闊的共軍控制區來的，他們心中也許想像到以前張作霖大帥或馮玉祥少帥駐蹕時的豐盛，典穆的北平呢！東北學生愈聚愈多，當局事前不知，等到學生住到中南海的長廊上才想法安插，措施當然談不到。這時物價狂漲，津浦券也乘機作祟，市面情況非常紊亂，市參會便通過組織收容東北學生的辦法，因而發生「七五事件」，對黑魯棒的小伙子死了好幾個，今天這事還未解決，善忘的人們已把目標集中到「和議」和日來如洪水般東堵西沓的平津保附近的戰事與日日不絕於耳的飛機擊馬達聲了。可是，不久以前軍政部長秦德純氏和兩位監委相繼抵平專來處理。秦氏乘鎗院長命來調查，訪求事實正確，事實却仍在調查階段。據東北義勇軍東北立委、國大、名流哀悼是事實；某部隊失兩名兵士，多名警員受傷也是事實；市府給雙方傷亡人員各五億或十億的法幣也是撫恤的事實（當這中流彈因傷致死到市長給了五億不追究醫藥費也不假。秦氏做過抗戰前夕宋哲元時代的北平市長，對北平很瞭解，他說要查出「真正的責任者」這志願不小。秦氏應公在市長恐怕不會久待的。在「七五」發生時學生的喊「今年回家去，明年扛鎗來。」却始終是規規矩矩的吃社會局配給的次棒子麵維持生活分別住在破廟、會館，甚至宣武門的城樓上。他們抗拒飢餓，投遞，翻牆學校。臨大醫藥費已花一千四百個還沒有眉目，臨中也在大喘氣。據調查專科以上的學校有長白師院、東北大學、松花江大學、中正大學、渤海大學、遼海商船專科、長白新勤專科、中正體育專科共有學生二千八百餘人，大部住會館、孔廟、幾位大廟宇或賃房子居住，像長白師院就是賃數目相當龐大計共有東北聯合中學的十二期學生共計一千一百六十人，此外各地組織在一起的流平同學會學生五千人可稽核，約千人轉轉流離失去聯絡。並且還有覓索合格與

畢業待分發的學生二百人，他們住得更壞，曾住過防空洞難民窟，現在除會館，廟宇外，故暑假的國民學校裏也到處。前些天，在東北唱得紅起來的老伶人榮化樓老太大概捐幾億元之後會請小同學舉他搬遷不給租的房客了。中學生多，中學生能叫這買的不易辦呢！這些流亡來平的學生除有戚友者外，大部隻影單身，無言說，無披蓋，無錢化。現在樹梢頭的知了開始叫得發顫抖，西長安橋的百貨公司櫥窗上各色毛線已經擺滿，北國又思流爽爽起來，雖然首都奇熱還徘徊百度大開上。這些人還要有一個苦難的未來。

其次說西北的學生，西北的範圍較切要的對北平說是晉省，因為陝甘寧一帶是能維持小康的，只有傳作謠言軍自級演到沿海搖展一大片對匪局面。山西省在華北說情形獨特，但因地域之便太原吃緊時山西大學的學生便白天而陸路進這一個糟糕的北平來。他們一來馬上食便成問題，乘飛機來行李少，錢少，自顧不下了，社會局立刻發給棒子麵，住是更緊，這些日來北平的兩就滴滴答答下個不了，沒有住便不得了，而北平的住是相當的成問題。他們抵平的傍晚當局只允發已經住了不少學生的白雲觀暫住，但經過考慮便在黃昏中跑到開錫山將軍的東四七條的空間公館裏。後來，開的太夫人及兒媳都因怕聽炮聲飛來避難了。山大學生的意思是遷校北平，可是校長和負責人都沒有來，顯然是學生們的意見的。當太原緊迫時學生向教育部請願電彈連拍發，太原的學校當局在四境危急中無任何人敢担保太原不致打垮時也急得不問交，十萬火急的向部發電。本來校未遷校學生都詢光了如何是好呢！最近太原保衛戰緩和了，部令到了，准予山大遷校歸校，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現在這二百二十七位山大學生的八月分費已經匯來，或去或留，或者更有甚麼好辦法要看各方方面的折衝了。

這此學生中主要是管理與教育問題，這齊黃不接時期便有所謂「良莠不齊」於是檢察警察局長手槍的學生有了，和「職業學生」秘密會議的分子也有發現，就連特務組織組織的蔣芬園也在平津相繼發現，這蔣芬園購置電刀，逼同鄉的作風也在報紙上歷歷如繪的刊載出來。事情的牽扯關係不小，而在紛紜的逃難同學中却成爲談論的中心了。有心的人們都在十分關切著這些學生們，豈只是留平的立委、國大呢！

一要苦悶的孩子于平師



香港各黨派的近貌

本刊香港特約通訊

本社記者 石壯猷

自從國共
和談破裂，雙
方開始兵車之會以後，香港即被共方
選定為反政府之散集地帶，及對海外
宣傳的根據地。政府宣佈民主同盟，
於是民盟及有關人士，紛紛離港奔港，
開始在香港建立反政府的堡壘。後
來李濟深來港，這新的梁山泊，則愈
多興旺。今天的香港，除了投機走私
，紙醉金迷的現象外，中國各黨各派
的活動，是愈趨香港的繁華。

出報紙，辦刊物的階段。記者茲從
這方面分析各黨派的活動。

該刊上海通訊，頗多造謠生事，打
擊其他民主人士活動的記載。

此外，民社黨革命派，在香港也
有相當活動。該派以伍憲子為領袖，
其重要負責人，有孫寶剛孫寶毅汪世銘
諸人，該派或附雜誌為「人道」，提
倡中間路線。伍憲子本為華僑巨子，
態度頗嚴謹，他在香港各黨派中比較
孤立，因此反戰反共態度，甚不為左
派所瞭解，故左派革命新派為右派。
最近該派內部又有左右之分，內訌甚烈
，已有分裂之說。該派李大明（在美
）汪世銘是支持「新政協」的，伍憲
子則唱反調。對「新政協」表示懷疑，
因之該派的少壯派（即革新派的革新
派）近有逐任運動的醞釀。據說，「人
道」近從本月份起停刊，伍已準備返
美，表示不問國事，不知是否確實？
最後說到國民黨。該黨除潘公弼
主持的國民日報外，並無任何的活動
。該報整天罵共產黨為匪，銷路僅數百
份，毫無作用。這完全證明今天的香
港，為左翼的大本營，政府派和反左
翼的力量，是不能發展存在的。
（六月廿五日寄自九龍）

自從國共
和談破裂，雙
方開始兵車之會以後，香港即被共方
選定為反政府之散集地帶，及對海外
宣傳的根據地。政府宣佈民主同盟，
於是民盟及有關人士，紛紛離港奔港，
開始在香港建立反政府的堡壘。後
來李濟深來港，這新的梁山泊，則愈
多興旺。今天的香港，除了投機走私
，紙醉金迷的現象外，中國各黨各派
的活動，是愈趨香港的繁華。

先說中共，關於中共在香港的活動
，比較嚴密而謹慎，除了一張華商報
和一份黨派週刊外，中共是缺乏顯者
的活動。華商報人力財力是中共與救
國會的合作，編輯人員有薩空了判恩
墓，該報言論與新聞記載，不僅十分
左傾，並且百分項固，該報除了反美
反政府以外，對於平滬京各報刊物，
一概予以抨擊，幾乎整個中國的人，
除開中共及其友人外，沒有一個好人
。此種左傾幼稚的傾向，華商報從一
解放區」來港以後，曾予以糾正，後
來中共中央又決定該報停刊。據說中
共下層一致要求保留華商報，不讓中
共中央斷然措施，故最近仍照常出版
，惟其言論態度，較往昔略加和緩而
已。「羣衆週刊」係中共機關雜誌，
自揭載五一毛澤東的「新政協」召集
以來，內容重心多側重「新政協」召
集之討論，及「解放區」施政之報導

次說民盟。關於民盟組織自在港
恢復活動後，代表大會即推沈鈞儒代
理主席，章伯鈞負責組織，郭初民負
責理論，該黨在港人物較多，報載有
「光明報」，刊物亦有數種，多係華
南支部主持。該黨與中共態度完全一
致，六月十四日發表聲明，提出四點
基本認識，七項具體主張，號召國內
民主黨派，社會賢達暨人民團體，一
致贊助「新政協」運動。此外，與民
盟同一鼻孔出氣的，有馬毅爾章力器
諸人，他們每人各代表上海的組織，
好似駐港大使。

再說李濟深。李的組織為「國民
黨軍事委員會」，秘書長為柳亞子，
主持軍事的為蔡廷鍇。該會對「新政
協」完全贊同，并發表宣言響應，提
供四項意見。該會在粵桂方面稍有佈
置，海南島方面也有部份武裝，惟其
力量薄弱。

馮玉祥死之謎

本刊南京特約通訊

本社記者 冷漁

馮玉祥死訊傳至南京，是九月四
日。先由外交部中央社獲得消息，

繼由合衆社證實，五日塔斯社復宣佈
此訊，於是人們都說馮玉祥死了，馮

玉祥死了。反之，有人懷疑此訊，認
為馮「平安」未死。因而馮玉祥之死

，其南京變成一個謎，至少現在尚未
揭破這一謎。

馮玉祥本是當代的風雲人物，對於這種人的一「蓋棺論定」，決非這馮通儒裏說得盡的。馮的舊部，在南京任事的，有馮鍾泰、秦德純、蔣鈺黃少谷、孫運仲諸人，他們對於馮死訊之突兀，多持保留態度。秦德純（現任國防部長）六日向合衆社記者發表談話，對於塔斯社所傳馮氏焚死之情形，表示「難以置信」，黃少谷（現任國民黨宣傳部長）則稱：「塔斯社之報道可能係捏造者，使人忘却馮氏。」他們并與中央黨報馮氏死訊的發展。七日上海大公報評論馮玉祥，似在證明馮之死訊，為確然不慮的事，而蔣黃諸人却認大公報的論定太早，完全相信了塔斯社和蘇聯官方的報道。

滿城蕭瑟話金風

(南京通訊)

哥拉報紙記載的情形，大略相同，并且與上海字林報的記載，約馮公子夫婦的談話，亦復相同，因之外交當局認定馮玉祥是死了，不過焚死係出於偶然，倘無相當資料證明馮係由放德隆運到莫斯科火葬一事，外交當局并不予以重視，反正中國外交人員無人參加，無法證實此項屍體之真假。

懷疑馮死訊的人士，他們并不因俄土使館的電告而轉移態度，他們仍主張保留。葉對馮之未死，原因之一，係馮一生多變，他可能以此消息而減削蘇聯的責任，馮可能已由西伯利亞到達佳木斯了。其次，值得懷疑的乃是焚死原因：塔斯社說是輪船放焚電影時膠片走火，但同時羅雅的多多少人則未公佈，豈僅馮氏父女二人？爲什麼馮妻李德全又不在莫斯科？因之懷疑人士不相信此說。馮氏媳婦說：馮離美時帶的水利膠片很多，大約係膠片走火？懷疑論者以爲

：膠片是一種租軍的行李，豈能放置於身側？況且「勝利」號是平安地駛到了放德隆港。懷疑論者列舉許多理由，說明馮玉祥未乘「勝利」號，他可能於一個月前到了莫斯科。

總之，馮玉祥的死訊，在南京政界認爲是一種謎，正確解答與與否，斷非外人，畢竟不多。基於這個論斷，因之有人指蘇聯播此消息，完全爲一種宣傳作用，藉以推卸責任而已。

原來馮離美之前，是預備到香港，與李濟深會商「新收協」問題的，嗣因香港政府尚未「新收協」的態度，馮知難而退，乃設法假道蘇聯赴東北，再由東北轉蘇北，作更大的政治圖。據說馮在蘇北方面已先有了相當的安排。

政府方面對於馮之死訊，并不表示深切的注意，他們現轉移外交攻勢於蘇聯，準備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新聞局長董道光，九日招待中外記者，他說：「馮玉祥之死訊，雖尙有若干未經披露之事實，然馮氏赴蘇聯途中，死於蘇聯船上，此點殊可注意，彼既已公開表示回國領導抗亂，以謀推翻中國政府，當即發生蘇聯政府何故仍予以赴蘇便利之問題，在此點上及其他事實尙未闡明以前，余既保留作進一步之評論。」他并透露蘇聯違反中蘇友好條約，公然協助馮玉祥歸國，武裝反抗中國中央政府之嫌。外交界人士假定中國政府如何向蘇聯抗議的話，可能使蘇聯困感，雖然抗擊的力量太微弱，不會獲得任何效力的。但在政府立場，又不能不如此表示。并因此保留爾後對蘇的發言。

政治本是一個謎，馮玉祥之死，即爲謎中之謎。在南京政界方面，儘管有許多情報資料足以證實馮之死訊，然而政界的人士，始終不相信蘇聯的報道，以及馮玉祥的多變性，故始終對於此訊，抱着一種保留的態度，這是南京與上海看法的不同處。究竟真相如何？記者也難判斷，總之：政治是一個謎。

(九月十日自南京寄)

已涼天氣未寒時，幾家歡樂幾家愁？

秋逢佳節，禍患未已，此時此地的南京人，懷着異樣的心情，低頭嘆息，悵覺周遭不安的氣氛。

年年佳節，政府總有一套官樣文章，禁止屬員送禮，不准盛筵慶賀，但法令不爲民間習風。只要打過官

腔，誰去認真查辦？不過，所說說回來，去歲政府乘着中秋推行「節約運動」的，的確有一「成效」，從事月餅投機的莫不飽虧血本，康樂園的倒閉便是估計錯誤，一時傳爲笑談；但虧本的商人承認受了「節約運動」的影響，而是物價漲得太兇削弱了市民購買力的緣故。這種見解也是無可訾

議，因爲南京是公教人員及其眷屬佔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城市，這批人受了政府一再「苛刻待遇」的剝削，衣食尚感不周，住宿還成問題，還有資格汰熱國過節呢？

商人們受了去歲的教訓，就打不起精神來準備供應今年的佳節，他們會估計市民的購買力，至少比較去歲更弱了若于倍，這是從一年間物價上漲率百倍而下的判斷。這也是臨近佳節市場仍不見活躍的大原因。

可是，誰也沒有想到，一陣金風方過，又來一陣金風，「金圓券」上市了！自然的金風已吹枯了掃蕩南京市場的舊幣氣氛，人爲的金風却是自告奮勇的要負起這個重任，它用

本社記者 小石

這雨不下的委態出現，一方面釘住了它的價值：法幣三百萬元折合金圓一元，袁大頭一元折合金圓二元，獎金一元折合金圓四元，黃金一兩折合金圓二百元。另一方面又釘住了全國的物價，一律以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的標準折合金圓，非法上漲即以奸匪論罪。

這一陣金風來得太突兀，有黃金美鈔的大蒐不喜而逃，因為十九日的市價，黃金一兩不滿六值法幣，美鈔一美鈔不滿一千二百萬法幣，所以黃金美鈔的折合金圓率，都是提高了他們的價格，既得利益集團未受絲毫損害，反蒙折合率增大的利益，他們儘管可以支配一部份凍結的金鈔，法幣限制兌換金圓券，再東返市場購物資，計劃擴大發一筆「金風財」的，正有人呢！倒霉的是小市民，為了保持價值購得的幾枚袁頭，十九日市價還是七百三十萬，折合金圓二元，權利六百萬法幣，公教人員要上辦公室，沒有時間到中央銀行門前去排隊守安兌換，賣給銀圓票子只值法幣五百八十萬，一夜金圓，袁頭一枚就括括了一百五十萬，使本來微利得可憐的購買力，又打了一個莫名其妙折扣！一個小市民呢，心中是驚死的，一個金圓券等於三百萬法幣，三百萬法幣等於一個金圓券，折合換的物價仍為半斤八兩，二五得十。傷腦筋的還是商人們，他們在心裏盤算着：「金圓券發行數量的限制，規定總額不得超過二十億，那就是說，金圓券可立即或陸續增發到二十億。二十億的金圓券，合法發行六千萬億，法幣截至八月十九日的發行額，約為六百餘萬億，據王財長的談話，二億金圓券即可收回。那麼，要使商人

的物價穩定於八月十九日的水準永遠不變，金圓券的發行額就不能超過二十億。現在金圓券之發行額規定為二十億，政府尚可增發之餘地為十八億，似為尚無有效放棄通貨膨脹政策，十八億金圓券等於五百四十萬法幣，留十八億法幣發餘地，無異於留下五千四百萬法幣增發的餘地，其為膨脹還是相同的，不過一個名為十八億，一個叫做五千四百萬億吧！法幣的發行，最初也是有限制的，金圓券發行至二十億時，是否會打破限額姑不可測，就是停止於二十億，也等於又膨脹了法幣五千四百萬億，規定限額內的膨脹，已為現在法幣發行額的十倍而多可怖了，遑論退還發行呢？

（借見世紀評論四卷九期朱永仁「論財政經濟緊急處分」的意見。）於是，人為的金風括過以後，市民和商人們都抱定了「觀望態度」，雖然當局已有「有志竟成」的決心，並且總統也切切囑諭過市民：「如有少數人不顧大局，只圖私利，因襲法幣貶值時期之作風，操縱新幣就投機膨脹的工具，以危害其信用，那就是破壞我全國人民的生計，也就是我全國人民的公敵。政府自必依據國家總動員令及刑事法規，視同賣國的奸匪，予以嚴厲的制裁，而人民亦當起而加以糾正和檢舉，協助政府完成這一為國為民安定經濟保障民生的政策。」但市民和商人鑒於過去的一經驗，不容諱言的一時建立不起所謂「信仰」來！

有百餘起，案情重大的已移送首都特種刑庭收押法辦，其中有的為鳴鞋鞋商店經理交保候傳，大三元酒家副經理關金城，康康康經理魏錫麟，新街口震大寶銀樓經理徐耀庭，都經該庭檢察處偵查後，已分別起訴了。尚有省都警察廳為奉行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嚴厲取締商人拾物價值及銀元私自交易，辦理以來，據該廳發言人對記者稱：半個月來統計，其中移送特種刑庭法辦的有四十餘件，其餘均按情節由各局依法處理。

又據記者探悉：特種刑庭看守所有拘押所十餘間，內僅拘押人犯百餘人，此外尚有「臨時看守所」，關着的拾價奉賊已不少。該庭首席檢察官稱：「因看守所內已有入滿之患，乃有此舉。惟一般市民均希望築架收贖等小蒼蠅暫行交保開釋幾個，大老虎不妨攤在籠內管一下，藉以殺殺風氣。」在當局利用全副壓力維護金圓券的誠信的現在，商人們畢竟不敢「以身試法」，但虧本生意誰願意做？中央商場中央水果行發出批發票來整頓解釋：「花旗菓橋上海批發價每只金圓七角，再加上運費，現在強迫我們依舊八月十九日市價每只法幣二百萬折舊，從此只有不賣了！」果然，這幾天我的孩子患了傷寒病，醫生囑咐要多吃橘子，跑遍了南京百餘家水果店，僅在新都大戲院附近的一家買到最後的几只，他也嘆息着說：「生意難做！」

幾天不似中秋佳節，蕭條景象真是可怕！

菜油限止一斤一賣，依照官價金圓四角四分，但比較熟悉的主顧，可以買到金圓七角一斤的「後門貨」，任你來買要多少？香煙的交易不蕭條，並且也要排隊守候，在數百人羣中去攢取得來一包煙，才算是依照「金圓官價」。

黑市！黑市！黑市又出現了！市民們已開始恐慌，開始一斤一斤的擠購官價油，又一包一包的搜求官價煙，預防清未的「一漲零」，他們都在預測着：「等到物價管制不住的時候，那個漲勢可會來得兇！」

胆小的商人不敢違法做黑市交易，又不願依照商「裝修門面」，暫停營業；有的因為「家有喜事」，暫停營業；更有「今日星期」，休假一天；九三勝利日政府通告全國不放假，但南京的大商號居然會有「自動慶祝」休業一天的。總之，暫停一天也好，暫停數日也好，少開一天門，少賣一點貨，商人們都抱定了這樣的心理，市場的氣氛也就愈加寒霜餘景景啦！

從「隱名之士」財部部副任二月的聘任書看海國幣元被補的事，南京人的觀感有兩點值得注意：有的人認為這是當局痛下決心維護新幣的鐵證，有的認為這又是拍蒼蠅措施的具體表現。代表前者的「是大部分無知無識的商人，他們說：『這抄的大官筒已被捕了，我們休想再從事非法投機，還是早點打算關門吧！』」代表後者的是本京某晚報的漫畫：「一隻大蒼蠅，面目正是某政客，旁邊題上四個字：『原來就是你！』」

這一陣金風變了官商勢力的真正較量，官勝了，商人不能永遠賠本下去，結局是只有關門；商人勝了呢，官又得承認他們的漲價為合法，使黑市轉變為亮市。夾在中間最可惱的是公教人員，生活措數取消了，調整的希望沒有了，底蘊折發金圓券，以四十元為基數發發，超過部份三百元以下者十折二，以上者十折一，如此七折八扣的凍結了他們的待遇，但商人們的物資不是非法暗給，便是壓稱無貨。

陝西戰局近貌

(西安通訊)

本社記者

卓耶

這損失的。

半個月前，陝西黃河沿岸打了一陣子，結果，鞏城，鄆陽盡陷，而這一大片地方的麥粒也被共軍從禹門口，渡過黃河，運到晉南去。這一段以後，又沉寂了。

從去年春天，胡宗南部下攻克延安後，陝西的國軍就一天天的處於失利的境域，直至今春，不得不退出陝北為止。在戰期間，廿多萬的精銳之師被陷入了預先佈好的泥潭中，慢慢的被吃光了，在十三比一的絕對優勢下，現在成了二與一之比了。之後，宜川會戰，廿九軍軍長劉戡陣亡，造成了更大的損失，忽然接着來了一個「涇渭河谷」大捷，四個縱隊以上的共軍被打垮了。可是那究竟彌補不了

，叫你拿了金圓券買不到，政府用什麼方法來保證公教人員可以買到八月十九日為基準的東西呢？如果政府不能拿出確切的保障，則公教人員此後的生活，眼看是一個大威脅！

自然的金風和人為的金風都先後括過了，南京市場的蕭條氣氛，却是愈來愈濃厚，安定未可，保障不能，人們都在心煩意躁，那有閒情來欣賞「天際明月？管它什麼「中秋」，風也好，雨也好，那夜沒有月亮也好，

送禮無力，赴宴無味，年怕中秋月怕半，這年頭的佳節又竟是等閒容易挨過嗎？

大商商家們也洞悉了市民們的心理，今年的中秋月餅遲遲不見上市，依賴一年三個節(端午、中秋、除夕)的投機商們，今年也變得袖手旁觀打不起勁來，盛極一時的良藥業攤不知那兒去了，連洋澄大蟹也不見一只，幾個大商場沒有過節的裝飾和佈置，更談不到招徠主顧的「中秋大減價

在昏夜裏自己跟自己打了一陣，等到發覺時，雙方已有二千人以上的犧牲了，在卅六師回到原防地×嶺時，西安共地的空軍已去轟炸了，因此又有一個團被炸光了，原來，當他們正互

相打時，共軍進佔了這個地方，無線這發出去，要求派飛機援救，而共軍當即進進，輜重尚未卸卸，機羣已飛空，大鑼包鑄成了，共軍適於此時來了一個大包圍，一師人只退下來了三千多人。這就是鞏城被陷的最大原因

胡宗南看清了這一點，覺得確實有點傷腦筋，便調了××與××兩個師，以攻為守的戰術去攻鞏城，可是

了。要是徐去訪問他們為什麼如此「消極」？商人們也會俏皮，他們會扮演一個鬼臉，笑着說：「我們遵照政府命令，今年中秋要推行節約運動！」

提倡「節約運動」嗎？我依稀憶記起來，在最近幾天的中央、和平兩大報上，的確刊滿勸告市民「少吃月餅少送禮」的文章呢！
唉！金風瑟瑟，玉露琳琳，明月嬋雙照九州，滿城風雨萬戶愁！

這裏的威脅才解除去，從以上諸點看來，共軍的攻勢並無窮的意思，僅不過換走些麥粒而已，但住在西安的達官貴人們，却受了一陣不算小的虛驚。

現在「黃龍山區」裏面正埋伏了五個縱隊的共軍，這個威脅着關中安全的心腹之患，要是不除去，始終是使人心神不定的，因此西安殺署便佈置了十個整編師(正在調集)，打算一鼓而下。等着吧，這一幕絕對不會遠，如果這一仗勝了，那麼陝北的共軍失掉了補助，成了釜中魚。而國軍便可東下入晉入豫了，否則，陝西以殘局面簡直不敢深想。



詩鈔

徐 訥

色的幻象

哪一片油綠的草

不萎頹——

在秋天，爲地上第一獨無二？

那一個青春，

不驚慌——

爲頭上的第一絲白髮？

你可曾害怕，

那蝙蝠的飛翔，

把黃昏的天光塗抹？

但，使我更不堪的，

是朝陽初升時，一片落葉的影子，

污了我雪白的潔白。

還有，我常常發抖！

在金黃的燈下，

我睫毛的墨影把我素紙沾到。

然而，今夜，這真不堪設想，
這，是一個黑沉沉的印象，

把我整個透明的心靈掩沒！

憾 悔

我曾經不安份；

浸濕了衣服，

偷溜在海邊，

拾一顆帶色的貝殼。

我曾經荒唐；

污碎了我的手足，

妄掏一堆散沙，

想把它築成一所華屋。

我曾經去採一根草，

爲他整天的忙碌，

培植在園裏，

要牠變作喬木。

我跋涉，我奔波，

爲一個問題該摸索，

爲一個字的不識，

或者爲一句話在書中寥落。

我曾經夜渡，

越過那荒野墓廬，
爲一個夢，一縷光，
或者爲一個歌曲。

春天，我曾經

在一個小溪邊流落，

爲一個嘴的希罕，

或者爲一個神祕的眉目。

我如今又流浪，

在萬里外的異域，

爲一疊書，

一叢艷麗，一堆畫幅！

可是我倦了，我已經衰老，

二十年來我沒有採到什麼

只有一羣希奇的面孔，

忐忑地在我胸中升落。

我怕，今夜，我怕得發抖，

我想伏在你的懷裏哀哭，

我要對你發誓，從此再不說一個字

只想在你身旁安份地耕種刈穫。

六

你幻弄那光，那色，那音樂，

幻弄你的頭髮，你的睫毛，

幻弄你的手與臂，

幻弄你身上一綵絲，

你騙我，你是火。

我聽說過傳說裏鑽木，

傳說裏敲石，

我相信這些，

火創造人間的文化，

我愛牠，所以我變作了蛾。

在灶頭，爐柴的旁邊，

在燈下，在鍋爐前，

我望見一切煙囪上的青烟，

還有人間光耀着的電，

我會覺到過，像着了魔。

可是我現在悟到，你，

這一定是你，在天還荒着以前，

你幻弄那陽光雷電，

幻弄你的金髮，

幻弄你蛇一般的肉體，

創造了那人間第一份火。

於是你把牠種在木石地土的深處，

讓人們讚美，開掘，採取，

這樣你幻現在家家燈頭，灶爐邊，

在二十世紀一切烟囪裏，

文化的在處，

人間因此都爲你着了魔。

是的，我記起，我親眼看見，

萬年前，在蒼天下，大海，

像今夜一樣的，

無窮的變幻，
你沉浮在那一份火。

我記得那時我是一片樹葉，
誤以為你着了什麼魔，我怕傷，
因此繞着你不飛，把我全身的纖維，
衝護你像蛇一樣的身體，
我於是被你熔成了一點火。

可是你把我所纏你身上的
那銀絲，撕下了微小的一角，
算作了我的存在，——哦，
這隨你無窮的幻象，
忙管那人間的火。

所以今天我雖然明說你在騙我，
可是我執迷地相信着你是真的，
我再不會現一切你幻象前暈倒；
我不想再是一隻追求那火幻的蛾，
我向你投去，
我要你把我熔成一點火。

晚 禱

主，請承認你在冥冥之中存在了，
好把無歸宿的我安頓在你的心頭，
那末，黑暗中我跪下時不是瘋，
虛空中我訴說也不算狂了。

沒有一絲光，沒有一針聲，
世上的萬物這時都疲乏了，
經過你萬年的創造，可有一個
常生與永生伴你悠悠的乾坤？

在至高無上的地位，
我知道你寂寞，
那末，主，寬恕我問你，
為什麼又要驅盡魔鬼
而留下那無能的萬物與人類？

把人類算作你的棋子，
同魔鬼對玩着萬年的歷史，
這是可笑的，主！
玩那必勝的遊戲是有趣的麼？

你叫人們走說：「這是你自由。」
騙你的信徒，給魔鬼一點勝利，
你解除了一些寂寞，
但你可生氣了，說人們愛犯罪。

大家累了，碎了，倒了，枯了，
有人說浮士德終於跟你走了，
那麼誰不是你所造的浮士德呢？
地獄還有存在的必要麼？

我知道你，主，你寂寞，

但請你編一曲催眠歌吧，
叫萬物對你歌唱好了，
何必同你所驅盡的魔鬼來下棋呢？

把地獄熔在天堂裏吧，
喂魔鬼以神聖的乳汁；
叫萬物齊唱催眠歌睡吧，
讓我們安居在你床前的壁中。

夢 嘆

我在夢裏苦尋那夜，
可是夜反在夢裏消失了，
醒時，東方的天際已淒白，
這生命又交給了無邊的生活。

我怕！我把這與生俱來的生命，
拍實在零碎生活裏，
可是在斷續的生活中，
那裏有我整個的生命呢？

好像有人說消失了生命，
都存在自己靈魂的深處了；
那麼讓我在夜裏細細嚼吧，
夜？夜不是存在生活外的夢中麼？

然則我該在灰色的夢裏，
訪到了我整個的生命。
但是，屬於我生命之夜，
又在夢中消散了！

漫 感

風像粗暴的手指，
奏那不諧和的舞曲，
於是這纖弱的天籟，
都斷了所有的絃索。

花開始先謝，
於是樹葉接着零落，
我心絃絲絲都被奏斷，
髮也因此慢慢地脫落。

但是我忍耐，並且期待，
像枯枝期待綠，頑石期待青苔，
在悠悠的秋冬間，
大家忍耐着寂寞。

等樂觀的喜鵲啼了，
於是樹綠了，山青了，
萬花點綴了漆黑的泥土，
流水驅走了長期的寂寞。

這時所有聰慧的樂手，
忙奏那交響的情曲，
他運用了那新生的光線，
運用了那新生的肥紅瘦綠。

可是誰奏我說了的白髮呢？
還有自己的心琴的絃索。
到處是流水奏來了春，
但春掩不去腐葉與枯骨的寂寞！

徵稿簡約

本刊歡迎代表人民廣大呼聲，反映人民之生活與要求的作品，並歡迎學術的論著與對近代思潮之介紹評價以及批判等的文字。

本刊的主要內容如次：

1. 國內外時事之報導分析批評和建議
2. 現代思潮的介紹研究評述和批判
3. 介紹對現政局上具有決定性意義之人物

4. 各地重要通信（着重社會現象）

5. 讀者之聲

(三) 來稿除學術論著及特約之撰述外以不起過伍千字為原則

(四) 來稿請用真名，並於稿末註明學歷，現職職務，以及詳細地址，以便介紹及通信。如必須須用筆名時，自當遵從作者意見，但仍請以真名見告，本刊當負責保守秘密。

(五) 來稿一經採用，當從豐致酬。
來稿請寄上海（5）吳淞路三三二弄二十三號與論半月刊社。

(六)

(二)

(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與論半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發行人 余宗范

出版者 與論半月刊社

上海（5）吳淞路三三二弄二十三號
電話：四六五五〇

總經售處 大家出版社

上海（28）長寧路七二二弄四十號
電話：二一〇九三

本刊訂閱價目表

（直接定戶以八折優待）

期數	訂閱費	郵費
三個月	金圓九角	郵費另加
六個月	金圓一元八角	郵費另加
全年	金圓三元六角	郵費另加

本期實售金圓一角五分。

內政補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六六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八四八號